

列寧斯大林民族政策的勝利

蒙綏分局宣傳部編印

目 錄

摘錄毛主席有關學習蘇聯的指示
編者的話

附 錄

- 一、十月革命與民族問題一節（斯大林論民族問題）
- 二、論黨在民族問題方面的迫切任務（斯大林論民族問題）
- 三、蘇聯社會主義民族的成就
貝利亞在聯共黨（布）第十九次代表大會上的發言
（大部人民日報十月十四日）
- 四、蘇維埃人民的愛國主義
（1）「蘇維埃愛國主義」
（2）「民族傳統與蘇維埃愛國主義教育」
- 五、對蘇聯的關係——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標誌
（見共產主義與祖國）

毛主席說：「中國人找到馬克思主義，是經過俄國人介紹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國人不但不知道列寧、斯大林，也不知道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聲砲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十月革命幫助了全世界的也幫助了中國的先進份子，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

蘇聯共產黨人，在列寧和斯大林領導之下，他們不但會革命，也會建設。他們已經建設起來一個偉大的光輝燦爛的社會主義國家。聯共就是我們的最好的先生，我們必須向聯共學習。

編者的話

正當我全蒙綏地區各級幹部熱烈展開對中央民族政策的學習並通過這種學習展開對全區各族人民的宣傳的時候，恰遇蘇聯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三十五週年紀念日來臨，這是非常有意義的事情，爲了慶祝這一偉大節日；爲了使各級幹部並通過幹部使全區各族人民能夠進一步領會列寧、斯大林如何運用馬克思主義解決蘇聯民族合作問題及認識蘇聯社會主義民族的風貌，從而加強中蘇友好，學習蘇聯，更好地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正確執行我們的民族區域自治政策，我們編了這一小冊子，希望各級幹部在學習民族政策中能夠正確地予以利用。

十月革命與民族問題

二月革命曾含着內在的不可調和的矛盾。革命的告成，雖是工農的力量，但其革命的結果，政權不是落在工農（兵）手中，而是落在資產階級手中了。

工人農人的舉行革命，爲的是停止「戰爭」，達到「和平」；但是奪取政權的資產階級，却力謀利用羣衆的革命熱忱來繼續「戰爭」，反對「和平」。國內經濟的瓦解和糧食的危機要求沒收私人的資本和工業企業，交給工人，沒收地主的土地，交給農民，但是米滿可夫和克倫斯基的資產階級政府，却是保護地主與資本家的利益，堅決保護後者，以防止工人和農人的侵害。二月革命乃是資產階級的革命，這一革命爲工農的手所造成，但其利益却歸權取者所享有了。

當時俄國全國在帝國主義戰爭、經濟瓦解、糧食恐慌等重担之下，日益凋敝。前綫上的軍隊瓦解分崩了。工廠和作坊停閉了。國內飢荒日益增加了。二月革命及其內在的矛盾，很顯明的表現出了它不足以「救國」。米滿可夫和克倫斯基的政府，很明顯的表現無力可以解決革命的根本問題，爲了使全國打破帝國主義戰爭與經濟瓦解的困境，再來一個新的社會主義的革命，是很必要的。

由十月政變的結果，便來了這一革命。

十月革命推翻了地主和資產階級的政權，而代以工農政府，這一打擊解決了二月革命的矛盾。地主富農萬能權利的廢止和土地的交給農村勞動羣衆去使用；工廠作坊的沒收和將他們交給工人去管理；與帝國主義的決裂和掠奪戰爭的停止；秘密條約的公佈與奪取他人領土政策的揭露，以至被壓迫民族勞動羣衆得有民族自決權的宣佈和芬蘭獨立的承認，——這一切都是蘇維埃政權在革命過程中所進行的基本設施。

這是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革命。

革命自在中心開始之後，自然不能長久停留在這個狹窄的範圍以內。它在中心勝利以後勢必要擴張到邊疆去。事實上，革命的波浪，自政變的第一天起，即從北方波及於全俄羅斯，包括了一個一個邊疆地方。不過在這些地方，革命的浪濤，却遭遇了巨堤，那就是尚在十月革命以前即已成立的「國民議會」和特別區「政府」（頓河、庫班、西伯利亞）。問題就在於這些「民族政府」，不願聽到社會主義的革命。這些「民族政府」，就性質說，是資產階級的，因之，牠們並不想毀壞舊的資產階級世界，反之，牠們認為牠們的責任是要竭力保護和鞏固資產階級的世界。在本質上，這些政府是帝國主義的，因之牠們並不願與帝國主義決裂；反之，只要有機會，牠們就想奪取並征服其他民族的一塊地。所以，邊疆的民族政府，曾向中央的社會主義政府宣戰，是毫無足怪的。牠們宣戰以後，自然而然的，便成了反動的中心，把全俄羅斯的反革命者，都吸引在自己的周圍。誰都看得清楚，那些從俄國驅逐出來的反革命者，都趨向這個中心，牠們在這個中心的周圍編成了白黨的「民族」軍。

可是除「民族」政府外，在各邊疆尚有民族的工人和農人。他們在十月革命前，就依照俄國中央蘇維埃的榜樣，組織了自己的革命的蘇維埃，他們從未與自己的北方弟兄斷絕關係。他們力謀戰勝資產階級，他們也同樣為社會主義的勝利而鬥爭。因此，他們與自己的「民族」政府的衝突日益加甚，這一點都不足為怪的。十月革命，只是鞏固了邊疆工農和俄國工農的聯合，增加了他們對社會主義勝利的信心。「民族」政府與蘇維埃政權間的戰爭，使工農與這些民族政府的衝突，達到完全與她們決裂，直至公開暴動以反對他們的地步。

全俄工農反對俄國邊境各「民族」資產階級政府的反革命聯盟的社會主義聯盟就是這樣形成的。

有些人認為各邊疆「政府」的鬥爭，乃是反對蘇維埃政權的「無情中央集權制」以求民族解放的鬥爭，這是不對的。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曾允許這樣寬泛的地方分權制；世界上沒有一個政府會給人民如此完滿的民族自由，如俄國的蘇維埃政權者。邊疆各地政府的鬥爭，始終是資產階級反對社會主義的反革命的鬥爭。民族旗幟，只是拿來欺騙羣衆、藉以遮掩民族資產階級的反革命陰謀的幌子吧了。

可是所謂「民族」政府和區域政府的鬥爭，是不平等的鬥爭。牠們受兩方面的攻擊：外面是蘇維埃政權，內部是「自己」的工人和農民。因此，「民族」政府初次開戰後即行退却了。

芬蘭工農的暴動和資產階級「國務院」的逃亡；烏克蘭工農的暴動和資產階級「拉

達」（即國會）的逃亡；頓河、庫班、西伯利亞等地工人和農民的暴動和白軍卡力金、科爾尼羅夫及西伯利亞「政府」的崩潰；土耳其斯坦貧民的暴動和使「自治政府」的逃亡；高加索的土地革命和喬治亞、阿美尼亞、阿才培嶺等處「民族議會」的孤立無援，所有這些衆皆週知的事實，都表明了各邊疆「政府」與「自己」羣衆的完全脫離關係。徹頭徹尾瓦解的各「民族政府」，乃「不得不」向西歐帝國主義，全世界弱小民族歷史的壓迫者和剝削者乞援，來反對「自己」的工人和農民。

外國干涉和邊疆各地被佔一時期，就是這樣開始的。這一時期又一度揭穿了各「民族」政府與區域政府的反革命性。

現在，大家才明白，民族資產階級所求得，並不是把「自己的民族」從民族的壓迫下解放出來，而是榨取民衆血汗的自由，保存自己特權和資本的自由。

現在大家才明瞭，非與帝國主義決裂，非推翻被壓迫民族的資產階級，非把政權交給這些民族的勞動羣衆的手中，則被壓迫民族的解放是不可能的。

舊的資產階級的民族自決原則觀和「一切政權歸諸民族資產階級」一口號，在革命的過程中已經被揭破而拋棄了。社會主義的民族自決原則觀和「一切政權歸諸被壓迫民族的勞動羣衆」一口號，則獲得了應用的權利和可能性。

這樣，十月革命，便結束了舊的資產階級的民族解放運動，而開闢了一個被壓迫民族工人和農民的社會主義運動的新紀元，這一運動的目的，是在於反對一切的壓迫（民族壓迫在內），反對「自己」的與異族的資產階級的政權，反對一般帝國主義。